

相依相生

潘琺璐
— 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出版社
GUANGDONG FOREIGN UNIVERSITY PRESS



相依相生

潘珣璐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依相生 / 潘琰璐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95-2003-9

I. 相…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137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5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001

1. 有时候睡醒觉起来,她还会恍惚一阵才能确定自己身在美国,与家隔着一汪大洋,却说不上想念老爷子,她只觉得她是她自己本身,可苏菲却让陈晚也顾念起家里来。

033

2. 轮到陈晚长久地沉默。心中撞碎了玻璃,也不知道碎伤了千片万片,不知如何是好,一份恐慌分作千万片。仿佛等待一生的剧情已经发生,不能重来。

066

3. 老爷子去了。……陈晚用双臂紧紧地抱住自己,那风车在泪水中模糊过去。

087

4. 那一刻陈晚终于接受老爷子已经过世的事实,老将军一死,没有人再给谁面子挡在这个工程前面,上面也不用再看谁的面子。……人的生死也连着这样现实的利益。

118

5. 她看见红蓝白三色编织布和木料包围的旧屋的废墟,像一只巨大的路易威登,装了许多铜锣烧,轰然倾斜出来,全都倒进地面上一只庞大的裂缝里,洞越裂越大,马路陷下去,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绽开,割成两半。城市里的一切都掉进去了。

150

6. 不知道陈晚的身体与剔透的冰块哪个更晶莹剔透,陈晚忍住疼痛,觉得自己也将幻化成冰,生生僵硬做一团,在时间和空间的任何一者当中,都不能动弹。

184

7. 她想像着用刀子将手上的经络割开,估量着有多大的疼痛,她难以相信这样使体内的液体流出来生命就能消亡。她觉得自己一定无法忍受,也知道人总有自救的本能。她想,如果不疼,便能坚持下去。

218

8. 他的脚步声迈开去,陈晚的眼泪就泄了出来。从她的胸口,一股腥味爆管喷浆而出。她哭得背过气,呛得不住地咳嗽,喉头不住地颤抖,头皮也绷紧的。

263

9. 她自己另找了一片海,穿了曳尾长坠的白裙,海面被夕阳烤得像一锅粥一样咕咕作响。她热切地爱着的南方的阴天,在她全然模糊的视线中疲惫而眠。她走进大海,夕阳殷红如一颗嘴唇

1

天色微明，低沉的的云朵仿佛要压到窗户上。陈晚把窗页拉下来，云也若有若无地向下压。老爷子酣睡的鼻音，陈晚在楼下的书房都听得到。上飞机要穿的宽松罩衫已经早早换上，她下意识地衣服后面的帽兜往脑袋上一盖。安静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够达到绝对，那就是像现在这样，用另一种难以遮掩的声响来突显。这个清晨的确有点太安静了。

还有半个小时车子就会到家门口，收拾打点好一切，唯一没办法收拾最后那半个小时的安静——没有目的的，漫无边际的，蜷缩在书房里的安静。这个时候，连墙上雕花木架的时钟钟盘上时针半格的路程，都成为冗长冗长的。

陈晚直勾勾地盯着书架上那一排硬壳书的书

脊,有几个名字是老爷子的旧识,陈晚从来不知道老爷子怎么就把这些名字随意地塞在这个架子上。这房子住了多年,陈晚也没有认真地打量过这一排一排的名字,它们占据了整面墙壁,排山倒海。她倒是还认得一些古书,认得几个当代的名字,书目庞杂,书脊上的名字如雪花一般,纷飞散落在目所能及的范围。这房间面积本身不大,却神奇地容纳了老爷子近些年许多收藏,至少是早于陈晚降生,它们就在这里。红木书墙和柜子的结构也是巧妙,要把这有限的空间里的每一寸的作用都发挥十足才算罢休。这必然是要有人藏书读书的地方,今天添置过一尊玉雕,下月整理过当代几个作品的摆放顺序,去年清除过无用的杂物,翻过新,或者是哪里打碎过一个小瓷瓶,哪里磕下过一小块木漆,才会有今天这般人气。这里虽然安静,走进来时却是一阵蓬勃,是铮亮的,并不见一层死灰。

陈晚竟然在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一沓蓬松的宣纸,并且立刻认出了自己木讷的字迹。那是她小时候默写的几篇诗经。一团黑色糊状物粘在单薄的纸上,她小心摊开来,扑在红木方桌上。墨迹久了有一点折叠的沾粘,不小心还撕破一小块。陈晚一字一句地念着,嘴唇微张。这字句,全是小时候辛辛苦苦背下的,现在脑海里有了前半句,竟没了下半句。她怎么也握不对毛笔,老爷子想罚她,也狠不下心,只是每次握错便要轻轻地打手,陈晚也不改进,久之也就作罢。但是她小时候写字还是笔锋劲足,一撇一捺有棱有角,以前孙柔柔张口闭口笑话她,连写字都不掩饰自己那点自以为是与傲慢,你看那一捺,都要捺到世界的另一头去了。

南方潮湿的夏季里有一股特别耐得住寂寞的味道。雷声开始在半空中搓搓磨磨,刚刚降下来的一点寒意,又被滚滚的湿热赶走,那湿热汹汹扑面而来。陈晚走过去将窗页再拉下一点,雷公低

低地咆了一声，晚儿顿时惦记起砂锅里炖的粥要开了。多年后当她回忆起南方这所老房子，陈晚对我说，就是这个声音，这个味道，雷雨将至，砂锅里的瘦肉粥和天上的低云响雷一起翻滚，咕噜咕噜，和鸣得有声有色。

天还是没有亮。晚儿去开门。门一开跳出一只雪白的熊，比晚儿还大，然后才是柔柔。大清早的，孙柔柔连妆都化好了，她刚学会化复杂的眼妆不久，又处于那种没事不用化妆化了妆也白化的粉嫩年纪，眼角一团棕色眼影，左右仔细看，眼线也没对齐，末尾细长上翘的部分使得她两只眸子露出凶光。

“妞妞，你来送我就送我，大清早的还化妆。”晚儿说完赶紧冲去厨房关火。“给爷爷煲的粥，差点焦了。”老爷子还没起来，他安排好人和车接送，柔柔也来。昨天是晚儿十九岁生日，她不知道老爷子为什么没给她过，她也不做声。现在柔柔来补她礼物，除了熊以外，还给她一个红包，代表她妈妈。柔柔妈妈把钱已经换成美金，柔柔说她这个代交的信使连贪污的机会都没有。

晚儿问那只熊要怎么办，柔柔说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只熊陪你么。陈晚的行李已经有两个硕大的箱子，她向这个眼神天真，因化了眼妆而目露凶光的妹妹摇摇头：“给你十分钟，只要你有本事塞进去，我就带走。正好你妈妈封了个利是，超重也有钱交给航空公司。”

“我上楼跟爷爷打声招呼。”

“别去，还没醒呢。”

熊没有带。晚儿的行李是自己估好了重的，到头来电子秤上还是显示超重一公斤。航空公司的柜台小姐问去哪里，晚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去纽约。愣了一秒，改口说波士顿。小姐肩膀耸

了一下，撇嘴问到底去哪里，晚儿说波士顿。这个女人眉头很窄，肤色又不均匀，她出好单子，头也不抬地一划，说去二十三号台缴费。送晚儿来的大叔接过单子，替她交了超重的钱，柔柔不耐烦地说：“吃冰淇淋吗？”

登机还早，晚儿给她买了冰淇淋，柔柔卖乖地挖了一大勺子往晚儿嘴里塞：“啊——”

“我来那个，不吃冷的。”她粗暴地伸手拨开柔柔那绿油油的冰淇淋，这粗暴的一击，使得她遇见了韩默。韩默后来和晚儿在继续的时候还逗过她，说看见她推开柔柔那一勺子冰淇淋的时候，就认定她是一只够野性的小猫，说完晚儿还张口去咬他的下巴下，两个人就又互相咬着爱过去一次。

晚儿站起来道歉，那一坨黏糊糊的雪糕落在韩默的校服上，二十多小时的飞机，宽松的校服是睡衣的不二替代品。但是这件校服陈晚再熟悉不过，她笑着打破尴尬：“我以前也是这家音乐学院的。”

她没有骗人，她以前也是那家名声显赫的音乐学院的，只念了一年，拗不过老爷子，转念了法语文学。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本国的学生更好地提供奖学金而已。她自己只是个红包，只是如今这个国家的小红包们前赴后继，缴着比本州学生贵出一大截的学费，以另一个国家的人的语言混迹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翻腾雀跃得不亦乐乎。

陈晚铺床就铺了大半个小时。她一个人跪在床上越铺越乱。晚儿扯着床单的两端，用力抖动，四个角总有一个角难以展开，于是她跪着去扯剩下的一角，拉好之后把边缘塞入床垫的下方固定。床单被她扯得东歪西斜，平整不起来。她又铺不平自己膝盖压着

的部分，怎么铺都是皱的。被单铺完被套还没收拾，陈晚已经出了一身的汗。

紧接着肚子开始饿了，才想起来自从落地就没吃过饭。高纬度的波士顿，天黑得很早，墨染一般的深蓝色，云渐渐地模糊嵌入夜里，要看不见了。晚儿穿上一件纯白色的背心，外面套一件肩头带铆钉的黑色小皮衣，开窗感受了一下温度，蹭上牛仔热裤和人字拖就下楼去了。她长着一张有神韵的脸，额头宽阔而干净，嘴唇即使不涂口红也是艳色的红润，越是随意，越是显出十九岁女孩的姣好。回来的时候手里捧回一大袋樱桃和一盒外卖的寿司，模样并不秀色，但将就着也仍旧可餐。楼道里很安静，她疲倦地拖着拖鞋，两只手将装着樱桃和寿司的纸袋子抱在胸前，回到房间，面对的还是没有掖好的被套和被子。门口贴着寝室主人的名字，左边是 Wan Chen，右边是 Sophie Yu。陈晚关上房门，锁好，从行李箱中取出衣服，一一用衣架挂好到衣橱中。除了平日要穿的以外，衣橱下方还放了一个及膝高的盒子，用来放丝袜和毛袜。她冬天极少穿牛仔长裤，以前又喜欢收集各种款式的袜子，因此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一个多小时又消磨过去，方才把行李大概清理出箱归放整齐，寿司和樱桃没吃，陈晚就累得横躺在床上，枕头也来不及放，脑袋歪歪地压在床头。

日上三竿，直到午后陈晚才被从窗外刺刀般射进来的太阳晒醒。她似乎做了一个与纽约有关的梦，但是不记得了，那个地方本来也不是她的家，留恋也谈不上。转学来波士顿是一早就答应了老爷子的事，只有被宠溺的女孩才能去学这种往往不能当饭吃的专业，她从来不安然觉得老爷子对她的宠溺是理所当然。虽然以往的娇惯也造成了一些恶果，比如说她看起来样样能干却不会铺床。她睁开双眼，身上还穿着那件白色背心和牛仔热裤，记不起来

自己怎么就睡过去了。她举起自己的两条腿，脚趾甲回美国前才刚刚做过，她特意挑了很久才挑到这个颜色，黑色当中泛着红光，是沉默也是俏皮。她轮流踢着自己的两条腿，自恋地欣赏着趾甲的颜色。明天要开学，寝室的楼道里渐渐人来人往了，有些一家大小都来给学生搬家，还有几个大一女孩的弟弟妹妹们在楼道里帮不上忙自顾自地吵着。陈晚一下子醒过来，方才觉得这座楼里有了人气。对门房间的一个女孩子过来敲门打招呼，带了自己做的曲奇，叫安娜，一个个子奇高的白人，主修导演。她的弟弟从她右腿旁边钻出一个头来，也过来打招呼，嗓门比他姐姐大，一张小脸干净得连血管都看得见。他递给陈晚一块曲奇，从姐姐的手里又抢过一块给他自己就跑掉了。陈晚觉得自己刚睡醒，蓬头垢面的有些难为情，随便寒暄了几句，就洗澡去了。从洗澡间出来，好像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她拖着拖鞋，脸上顶着一张白花花的面膜，鼻头的水珠呛得她一直想打喷嚏。她光着两条白嫩嫩的腿，顶着一张面膜，一出门就撞到了一只行李箱。

这不是陈晚的箱子。从面膜的洞洞里，陈晚看见自己眼前转过一个卷发的华裔，这个女孩子的嘴唇比晚儿的还要鲜亮红润，一双长腿像照片上被修过的一样，但陈晚第一眼并不觉得她是美的。陈晚洗澡的时候，她已经把床铺好了。陈晚趁着脸上有一张东西，偷瞄了一眼她的床和自己的床，心中猜测她搞不好是个中国人，因为床单的花色像是家里的妈妈帮忙挑选的，有中式的印花，被单的四个角是精心绣好的祥云图纹。这个女孩子笑起来眼睛可以弯成一弯新月，陈晚只觉得她长得太甜腻，像糖浆就要溢出来似的，脸上没涂腮红，却也是挡不住透出粉红色的健康气象。她用英文噼里啪啦地开始说你一定就是陈晚，她说她是苏菲，从西雅图过来，陈晚看出她的兴奋，大一新生的兴奋，不可复制并且往往难以重



来。她不停地说话，陈晚顶着一张东西在脸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是礼貌地回应着她。

直到第二天陈晚给老爷子打电话报平安，苏菲才发现陈晚是中国人。陈晚放下电话，苏菲直挺挺地坐在对面床上，盯着她，说起了中文。

“原来陈晚你是中国人哦。”苏菲解释说自己的爸妈都是中国人，在西雅图念高中的时候，身边有几个台湾女友，只是中文字能认不能写。她惊异晚儿怎么一口英文能把人蒙混过去，晚儿笑说因为自己也没有讲很多话的缘故吧。两个女孩子相视着大笑。苏菲长得甜美，笑起来嘴巴两边也咧得很大，很久之后陈晚才读懂，除了美国式的自信，其实那是一种无忧的笑，一种安全得强大到足以欺凌弱小的笑。苏菲一直是如阳光一般灿烂的女孩，这缕阳光使陈晚在波士顿最初的日子里有如鱼儿游在水中。这个闺蜜带来的快乐是陈晚在美国的日子里的一块重要领地，有时候连陈晚也不知道，如果时间是一把杀猪刀，苏菲会不会也被切割出去。

陈晚望着黄叶像雨一样飘落翻飞着，有些枝头已经枝杈分明，坚硬地生出几百个分叉，笔挺地刺入天空与之融为一体。她实在有些累，昏昏地睡过去。

大清早就有法语课，因为陈晚是转校生，选课比同年级的人选得晚，无奈排到了早晨八点的课，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波士顿的宁静恰好在这个时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座城说来奇怪，时而安谧得足以令人忘记她是一座大都市。比起纽约，她更像是一处居所。晚儿上一年做乐器的时候，也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整整三日不出，但是只要一出门，便是隔了一层世界，人声鼎沸，各式装扮，各色人等。闹市区里头发和皮鞋都打理得铮亮的匆忙工薪族，西班牙裔

小孩嘴里叽里咕噜地喷吐着奇怪的字句,像是糖瓜洒落在地上,打得人的耳膜一阵刺痛,再就是各个学院的学生,有学艺术的能一眼看出,不是充满了同性恋气质就是目光颓唐,走在街上,人就像大盘鸡当中的一块鸡骨头,或者一颗充当配菜的青椒。扮相抢眼的人尚且融化在这盘杂烩当中,更何况众多被忽略的平凡过客。这样说来,晚儿不禁更觉得离开纽约如同离开了中国的那个家,越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了,同是高楼林立,到处都是人的气味,并不会觉得孤单的,每天都是风风火火,一团火光要冲到天上去,一点也不掩饰内心的迫不及待,生产值和业绩就像壮阳药,要把整个都市搞得亢奋不可收拾,要足够蒸蒸日上才算好。但要性格,确实没有的——但性格总归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

波士顿是闺阁中的淑媛。热闹虽有但是总归分寸得当。中国人是一个动不动就要用几千年文化以示身份的民族,比起什么都速食的地界,波士顿自然更受老爷子的青睐。可中国如今是个势力庞大的暴发户,怎能不爱新的,不爱大的,不爱名声显赫的,波士顿老归老,总归是个大都市,老爷子也不会让陈晚真的住到乡下去。

这里清晨的空气是沁人心脾的,像处女的呼吸一样的。高纬度的天色与南方的不同,陈晚怎么都觉得这里的天要比自己家里的触手可及,一个罩子将这附近的房屋与陈晚一同轻轻地盖了起来。空气干燥,一呼一吸都是清澈直接,没有烦躁的湿热。秋天刚在各处抬头,有些地方已经飘落了一地的黄叶,过个一天半天,学校便有车开出来将之统统清走,只剩下清扫过后新落的枯叶,时而一枚两枚,时而一团团,安静地等在路边,什么也不言语。而过往的马路却是热闹非凡的。白人大妞的长腿剔过毛,光溜溜地露在太阳底下,牛仔热裤和束腰的超短裙随处可见,尤其是碎花的短

裙,带有鲜艳的色彩,随着大妞的步伐一摇一曳,摇曳生姿,这个季节就活起来。

教法语写作的是个腰肢细瘦的女人,一头棕发直贴贴地傍在耳后。陈晚轻手推门而入,已经迟到有五分钟,她向教授点头打了招呼,在剩下的两张椅子当中挑了一张靠边的坐下,随手放下咖啡和课本,捋了捋脑后一头顺滑的黑发。这个动作无意地似乎刺激了台上那个头发稀松的女人,她的眼神在晚儿身上停顿了两秒,带有少许刁难地告知她第一个作业是写一个剧评,两天后交,只想测测班上学生的法语写作水准。《玫瑰人生》大家都看过,所以就写这部戏。她问晚儿有什么评论想说或者有什么问题想在堂上问。她高傲的眼神和两颊突出的颧骨让晚儿对这个女人心生出一点芥蒂和畏惧。陈晚将头发拨到右耳旁,露出年轻的后颈,也是一副又不是我自己要来学法文的高傲,她问篇幅要求多长,是只做影评还是要引出自己的论点来。陈晚流畅的口语让教授错愕了一下,她笑得很做作,出于讲法语的女人惯有的仪态,咧着嘴说,两者皆可。她要嘟起嘴,撅起嘴,使得每个口型都对全她的发音,每个音节都字正腔圆,掷地有声,以显示她对这门优雅的语言娴熟得体的掌握。

《玫瑰人生》陈晚早已看过三遍,隔天下午她来到办公室交了四大页纸的作文。教授叫贝妮(Bernice),这在法语里算是个很高傲的名字。办公室是红色调,东西不多,收拾得很干净。贝妮的椅子上铺了一条厚重的羊绒围巾,当小毯子盖腿用,黑灰色的条纹图案,质地很柔软。她为了方便,除了上课时头发贴在脸颊两侧,平时就像一个二十岁姑娘一样绑一撮棕发在脑后。法语说多了,贝妮的嘴巴都有意无意地习惯性向前撅起,加上后脑勺上的一小撮毛,侧面看她的头就好比一只九十度倒转的洋葱。陈晚在她身旁

的椅子上坐下，贝妮说你饿吗我有曲奇，眨眼一笑，递给她两片榛子曲奇饼干，“还是你会更喜欢巧克力的？”

陈晚说榛子就好了。教授一边看，陈晚就在旁边自顾自地嚼着，饼干的渣滓落到衣角，她用左手轻轻弹开，眼角的余光偷瞄了贝妮一眼，贝妮只在一边看文章一边小声地念叨着作文中的错句，并没有在意陈晚的吃相。

半晌，贝妮说你还真是个较真的人。

陈晚看着她笑，心说学法语不较真怎么了得。这全世界最鸡毛蒜皮的语言，要把人头发都磨白了去。

她说你的笔很尖。

陈晚低头笑道：“谁说的，我的铅笔两天没削了。”接着两个人聊了起来，陈晚发现这个女人话很多，却也很有观察人的天分。她不停地说陈晚笔锋太利，作文一开头就说主角 Piaf 是妓女养大的孩子。

回头陈晚又看了一遍这部剧，只觉得自己作文里写的没错，Piaf 有多有娘也是白有，Piaf 不属于任何人，她就是一群妓女养大的孩子。她渐渐宽心接受了这个教授，也终觉得转学法语文学的怨气不应该发到教授头上。她在 Piaf 的眼睛里照见自己。天要黑了，她觉得该给爷爷打个电话，想想又作罢。贝妮是第一个一眼看穿陈晚的人，陈晚不由得嘲笑自己，怎么也如法国女子般造作，那点点不值一提的脆弱也要被人在区区四页纸上看个明白，身觉自危的斗鸡才竖起浑身羽毛。想想 Piaf 因着不属于任何人而生长出一颗强大的内心，她担心自己虽也不属于任何人，却难说今后能不能生长出一颗坚不可摧的内心。

老爷子并不因为她是个孙女儿而少了对男孩的厚望，但晚儿总是恭敬地保持着距离，内心拿捏着分寸，没有让老爷子生气难堪

过。

老将军卸甲归田后也闲得开始上心晚儿的这点鸡毛琐事，过了两天他差人给陈晚寄去了柔柔送的玩具熊。

贝妮的功课布置得总是很多，陈晚修四门课，光是贝妮的课就要占去一半的时间来应付，英文不是陈晚的第一语言，有时候要把东西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工作量比别人大一倍。贝妮很快把作文修改好退回给陈晚，要她把重写的部分交上，还附上了阅读部分的附加篇目，标注了隔天堂上要讨论的章节。修改完用邮件交了作业，已经是凌晨一点，从图书馆出来往寝室走的路上，陈晚一直双手环抱在胸前，寒意深深，空气依然是顺畅的。她低头一路观察自己的影子，灯下一双腿被拉扯得很长很长。影子使得她的轮廓更加美好了。她打开邮箱有一只包裹，到收发室取回来她满心欢喜地搂着熊上楼去。

苏菲的灯还亮着，一扎卷发束起来，她看上去更像一颗糖果了。衣橱和床铺上内衣和罩衫东一件西一件。陈晚问说苏菲你在干吗。苏菲两只惺忪的眼睛快要睁不开来。

苏菲丧气地说周五哲学有测验，五道作文题当中教授抽一道当堂来做，她忙了一个晚上，第二篇都还没写完。晚儿从桌子上方的格子里搜出大包零食，扔给苏菲一包，苏菲马上两眼放光，拆开来，边嚼边叹，晚儿你哪里来的那么多中国零食，我快饿死了。半包牛肉干扫荡过后，才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一只白熊，又惊又喜，咋咋呼呼地问道：“哪来的？”

晚儿说是老爷子差人给寄过来的。

“你为什么叫爷爷老爷子？”没等陈晚开口，苏菲继续说：“你爷爷一定是个厉害的角色。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脸上贴着面膜，两只眼睛从洞洞里，凌厉得要跳脱出来了。你的爷爷一定是教

导你成为厉害的人。”说到那张面膜，苏菲故作夸张地比划了一下，说完自己咯咯地笑个不停。

“他以前是个军官。”

“寄玩具熊这种事也放在心上，他疼你的。”苏菲说。

晚儿说老爷子现在年纪大了，记事情越来越琐碎，她说，苏菲，我想象不到他年轻时什么样子。但是我很清楚，有我的这十九年，是他老得最快的日子了。我在他人生的末期，什么大风大浪都平息了之后，养着个瓷娃娃似的。我以前爱耍大小姐脾气，吃穿都要挑三拣四，照顾我的阿姨喂我饭，我要满院子跑，老爷子命令人命令习惯了，看不过去，把我捉回来，要我自己吃，他就在旁边看着我吃。那时候，老爷子的眉宇间透着一股可怕的英气，他的眉头是白色的，看人的神色尤其铿锵。我一开始还斗气不肯吃，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眼睛又圆又亮，一老一小两个人就这样互相对峙着，有时候对峙到一半我自己肚子真的饿了，就乖乖自己把饭吃了，凉掉了就让阿姨盛碗新的，总之都是老爷子完胜。

说罢她夺过苏菲手上的牛肉干，苏菲听得面色泛红，说自己小时候也是呼天喊地才能被喂好一顿饭。每天还要泡珍珠粉，妈妈哄她说喝掉就能变成漂亮小姑娘。

“阿姨也跟我这么说来着，看来哄人的说辞都是一样的。”

陈晚递给苏菲一瓶开好的矿泉水，怕光吃肉太咸了。

“后来我渐渐不敢跟老爷子对峙了。”

牛肉干果然太咸，苏菲一下子喝下去小半瓶水，肚子都要鼓胀起来。

陈晚说：“因为我心虚。总归是没有后果的溺爱才让人有胆量无休止地胡来。”

苏菲过来抱了抱陈晚。